

当我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，恍惚看到方友兄正微笑着向我走来。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觉。方友兄此时正躺在有花圈和鲜花相簇的灵堂内休息。他的灵魂也许正行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或者已经到了天堂！

在灵堂前，望着他一如既往的微笑，我的心情在流泪。我几乎不能抑制地要哭出声来！就在几天前，我们还在一块儿谈人生谈文学，还一块儿乘船游龙湖，还一块儿去祭拜伏羲……可是，残酷的事实不可逆转。此时，方友兄已经离我们而去——他离开了他酷爱的写作，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，离开了那些狂热地崇拜和追逐他的粉丝们。

四十年前，我和方友兄相识在由淮阳县文展馆（后来的县文化馆）举办的文学爱好者青年研习班上。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来的时候背着红薯片，凭文展馆开出的介绍信到粮店换粮票。这样，我们就有了吃半个月商品粮的“待遇”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。方友兄是我们研习班上的老大哥，不仅因为他年长几岁，更重要的是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验，远远地超过了我们。所谓研习班，也就是把自己业余写的文章拿出来让大家“品头论足”，谈体会，提意见。我那时十六、七岁，凭着对文学的狂热，胡乱地写了一些东西，回想起来，那些脱离实际远离生活的写

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、如此不堪一击。前几天淮阳见面时，方友老师还在谈笑风生，座谈会上热情发言。没想分手不到一周时间，却听到他辞世的噩耗。惊愕之余，除了无限悲痛外，留给我的还有诸多遗憾和感慨。

作为一名小小说作者，我是读着方友老师的作品在成长。他的“陈州笔记”和“小镇人物”系列传奇小小说，写得惊心动魄、一波三折，笔记体小说在整个中国小小说界可以说独一无二。他的小小说理论“抖三次包袱”，把小小说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。

作为小小说界的泰斗，方友老师一直在关心、支持家乡文学事业的发展。记得项城市作协从成立到换届，他都亲临捧场，并对众多文学爱好者进行授课。周口市作协举办的所有较大规模的活动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他都会赶回来参加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影响着众多新生代小小说爱好者。方友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我怎么不相信呢？几日来，我的眼泪一直在流，可我的眼前怎么全是你的笑容？我的耳畔怎么全是你爽朗的声音？你怎么一点也不想念你的朋友呢？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你怎么那么随意而去，再也不给我们讲文学创作了呢？7月20日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研讨会上你的课还没讲完，我们还准备无数次听你讲课，大家还没有从你精彩的演讲中回味过来，你怎么就戛然而止了呢？老兄，你把满腹的经典都带走了，我好恨你啊，我恨你恨得眼泪哗哗的你知道吗？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我们是新站老乡，你是我的良师益友，1980年我参加工作后，单位在“颍河镇”西端，你家在东端，从此，我常去你家淘酒喝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文学，那时光、那场面是多么开心啊，你记得吗？你会不记得吗？可是，你怎么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就走了呢？你的走怎么像你小说一样有让人想像不到的结尾呢？我的心在抖，你知道吗？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自我们相识，你都是那么开心、乐观、豁达、幽默、风趣，从没有见到过你的“愁滋味”。你调到郑州后，我每次到了郑州都给你打电话吗？

我知道孙方友的名声，也认识他，但接触不多。十多天前，在淮阳召开的一个座谈会间隙里，我们还聊了几句。他身材魁梧，头发稀疏，蛮精神的，他乐呵呵的很随和，毫无大腕、名家的矜持，风趣地大声说笑着，一如兄弟姐妹们或老同学聚会。

这时和他合影的人很多，我也想和他照一张，但心里却有不好意思傍名人的心态，竟未做成……

时近中午，孙方友才获得了“发言权”。他不是即席发言，应付一下，而是早有“预谋”的。他郑重地翻开手写的稿子，大声朗读起来。就冲着这一点，大家报以会心而热烈的掌声。

时间稍长，下面有些骚动，他知道有人肚子饿了，却大声说，大家坚持一下，我得把稿子念完。立时，会场又是一阵掌声和笑

7月26日下午，接到文友电话，说孙方友过世了。我说：“不可能！”因为前几天我与他一起在淮阳参加名家看淮阳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研讨会，他还作了《写作比拼的是一种耐力》的发言。照相时，我俩站在一起。我又给其他文友打电话，证实孙方友老师确实走了，我顿时心如刀绞，眼泪湿润了眼眶。当时我正在外单位办事情，别人问我为什么哭了。我说，我敬爱的孙方友老师去世了。

我与孙方友老师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认识的。其实，我对孙方友这个名字神交已久。当时，莲花集团宣传部办了个《莲花报》，主编是付文勇，副刊上经常登载孙方友老师的作品，有时也登载我的小文章。尤其是能与孙方友老师的文章登在同一个版上，我很高兴。在付文勇的引荐下，我认识了孙方友老师。此后，在周口市作协的一个会议上，我再次见到了孙方友老师。他和蔼可亲，就如老家的大哥。我有时喊他孙老

听方友兄讲“鬼”故事

钱良营

作，让现在的我感到十分汗颜和羞涩。

每年一度的研习班上，受益最多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听方友兄讲“鬼”故事。

我们住在太昊陵内东侧的西厢房内。每到晚上，陵内黑灯瞎火。文展馆的领导和老师们们都回家团聚去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些农村的学员与伏羲为伴。黑夜的时光总是漫长和无聊的，为了打发漫长的寂寞夜晚，大家在黑夜中说笑话、侃大山。由于生活阅历的浅薄，我和其他几位文友总是讲不出新鲜的故事来，让大家听得索然无味。而轮到方友兄讲的时候，大家总感觉时间过得快。方友兄幽默风趣的语言、悬念丛生的“包袱”，把大家带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在那个以红色为主调的时代，我们很少能听到那么多令人刺激而又新鲜的故事。听完一个，还缠磨他再讲一个，不觉间已经听到远处传来鸡鸣声。但是，讲者意犹未尽，听者兴趣盎然。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地品味着方友兄所叙述的故事语境。后来，大家的轮番讲述就成了方友兄的专场。每日只恨天黑的晚、亮的早。方友兄似乎总有讲不完

的故事，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耳闻目睹，从轶闻奇事到鬼怪志异……当然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“鬼”故事。那个时代，讲“鬼”故事是很忌讳的事情，如果让政客们听到了，不但讲者有罪，连听者也会遭殃。因此，方友兄在讲“鬼”故事之前，总是有小兄弟先到外边望望“风”，确认门外没有一个“鬼”之后才开讲。方友兄的“鬼”故事，总是把听众引入身临其境的氛围中，扣人心弦的故事不得不让听者屏住呼吸，虚幻悬疑的情节常常令人下意识地用被子把头紧蒙上，而耳朵却不肯放过一个字和一个细节。

时间过去了多年，方友兄靠对他文学的执着和热爱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由一位地道的农民，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，成为享誉全国的“小小说之王”。方友兄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多，但是，从少量的阅读中，让我感受到了同当年听他讲“鬼”故事一样所产生的震撼。从方友兄的作品中，我意识到，方友兄当年所讲的“鬼”，岂止是“鬼”？当年的那些“鬼”，已经成为一个个活生生

的人，通过他的笔跃然于纸上。其实，世间本没有鬼。鬼只不过是人类臆想的一个概念。在作家那里，借“鬼”喻人，拿“鬼”说事，则是出于作家所处的环境和语境氛围所借喻的一种创作手段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来源。方友兄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，奠定了扎实的写作基础。他种地、挑粪、拉板车、卖豆腐、当“盲流”、在乡村业余剧团演戏……丰富的阅历和生活体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。而在那个言论和语境都要受到限制的年代，他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体验演变成一个个“鬼”的故事，而只因为有了那么多的“鬼”故事，才有了他后三十年井喷似创作出来的《陈州笔记》八卷、《小镇人物》七卷、以及《鬼谷子》、《衙门口》、《女匪》等独具“孙”氏语言特色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。

方友兄走了，他是带着遗憾走的。在他的桌上，还留着他仅写完五分之四的一页稿纸。也许，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；也许，他的“各色人物”还在等着出场；也许，他还渴望为人类留下更多和更为珍贵的文字。可是，上天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，而是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。

我在想，是不是天堂也需要他这样一位天才的“小小说之王”，才把他召唤到了天堂，以至于制造了人间的一个悲哀，一种缺憾？

自己跟袁世凯作对比：“和袁世凯相比，他有心绞痛，我也有心绞痛，与他不同的是，我没有他那种智慧和力量，我比他骄傲的是目前我已经活过了60岁。我是不行了，但是盼望着文坛有诸多的周口籍袁世凯式的人物出现，让国人为此震动，让‘周口作家群’成为中国文坛不可小觑的劲旅！”多么慷慨激昂的话语，他的发言多次在如雷般的掌声中被掌声中断。吃午饭的时候他又补充一句：“上午我要是不说，下午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谁还会听啊！”

没成想，这句话竟成为永别。方友兄，您虽然去了，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。您的“陈州笔记”和“小镇人物”系列，将延续着这一又一代周口人。我深信，一向刻苦勤奋的您，在天堂也不会闲着，那里一定会继续飘散您的“小镇人物”和“陈州笔记”。您仍然是当之无愧的“小小说之王”！

悲哉！痛惜！先生，一路请走好！

山有大树

邵远庆

老师为人谦和、平易近人，无论文学造诣和崇高品德都为我们所敬仰。在河南文学界，他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，不仅为家乡树立起一面旗帜，也为众多小小说爱好者做出了榜样。

方友老师和我交往甚密。虽然见面机会不多，但是经常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联系。除了问候以外，他还隔三差五给我发来“小镇人物”系列，并异常谦逊地附言要求为他“指正”，《大河文学》杂志也经常推出他的作品。倘若我在报刊发了作品，一旦被他看到，也会及时发来信息表示祝贺。在称谓上，方友老师见面总是亲切地喊我“老弟”。我觉得不妥，一则他乃大师级人物，重量非我所能比及；二则我们之间年龄也有

悬殊，他比我大24岁。所以我一直提醒他改口。他听后爽朗一笑，搂住我的肩膀，风趣幽默地说，你就是我老弟！我认定了，无论你让不让叫，都阻止不了我这么叫。

老师性格直爽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上次在淮阳召开的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研讨会上，按照主持人的意思，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，上午的发言到此结束。但是还没等宣布散会，方友老师慌忙抢过话筒说，下面该我了！他鼓励大家多学习家乡名人袁世凯精神：“如果你的作品中，能有袁世凯那样运筹帷幄的眼光、纵观天下的胸怀、敢于创新的勇气、急流勇退的睿智、忍辱负重的耐力、出手不凡的霸气，这将是能够代表我们周口人的一部大作。”最后，他还拿

哭方友

李乃庆

你一看是我的电话就拖着长音，带着笑声说：“啊——老弟呀，呵呵，你好吗？”可是，7月26日上午我因公去郑州，10点多抽出空给你打电话，你却不接我的电话了。接电话的是你的女儿孙青瑜，她说：“爸爸病了，等会儿我给你回过去。”我等啊等啊，一直没有等到回话。我想立即去看你，由于住的地方与你相距较远，想等两天再去看你，没想到，下午3点20分我登录你的博客，看到的竟然是孙青瑜撕心裂肺的呼喊：“爸爸，您在哪儿？我好想你呀！爸爸，您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要去哪儿找我爸爸！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呀，我没有爸爸了呀！爸爸，您在哪儿？我好想你呀！”我当即头就懵了，立即给墨白打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你已经于12点20分离开了我们。我当即泪流满面，跟前的很多人问：“你年齡大了吗？不，你才64岁，如今人的年齡平均比过去长寿10到15岁，你这个年齡还很年轻，你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写出来呢，你给我说过，我在等着拜读。可是，你怎么那么急就走了呢？你太不信守诺言了啊！你认为你的作品曾获“飞天奖”、河南省第三屆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、首届金麻雀奖、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、首届吴承恩奖等各项奖励70余次，就满足了吗？你以为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捷克、土耳其等文字就够了吗？你是个在艺术追求上无止境的人，你怎么会满足呢？我知道你不会，可你怎么走那么急啊老兄！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你以为你年齡大了吗？不，你才64岁，如今人的年齡平均比过去长寿10到15岁，你这个年齡还很年轻，你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写出来呢，你给我说过，我在等着拜读。可是，你怎么那么急就走了呢？你太不信守诺言了啊！你认为你的作品曾获“飞天奖”、河南省第三屆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、首届金麻雀奖、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、首届吴承恩奖等各项奖励70余次，就满足了吗？你以为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捷克、土耳其等文字就够了吗？你是个在艺术追求上无止境的人，你怎么会满足呢？我知道你不会，可你怎么走那么急啊老兄！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你以为你年齡大了吗？不，你才64岁，如今人的年齡平均比过去长寿10到15岁，你这个年齡还很年轻，你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写出来呢，你给我说过，我在等着拜读。可是，你怎么那么急就走了呢？你太不信守诺言了啊！你认为你的作品曾获“飞天奖”、河南省第三屆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、首届金麻雀奖、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、首届吴承恩奖等各项奖励70余次，就满足了吗？你以为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捷克、土耳其等文字就够了吗？你是个在艺术追求上无止境的人，你怎么会满足呢？我知道你不会，可你怎么走那么急啊老兄！

孙方友，我的老兄，你走了吗？曾记否，1981年我的处女作《赶集》在《梁园》发表

人如流星 文章永驻

张恩岭

声，气氛好极了。

谁知道呢，这竟是他“最后的演讲”！

天何负人？

孙方友的作品我看得不多，唯独有一篇是几年前登在周口日报文艺副刊上的，让我读后像触电一样终生难忘。这篇小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，情节却清晰难忘。

故事的由头是一只“鳖”。一天，某乡镇来了几个尊贵的客人，镇长就陪着到镇上一个饭店去吃饭，点了一个当时才风行，很体面也很值钱的一个菜——“元鱼汤”，其实也就是“老鳖汤”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唯

“元鱼汤”一直上不来。客人们有些着急了。镇长一遍遍地催着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。这个镇长是同乡的服务员跑前跑后，笑嘻嘻地解释着，应付着，席面就要散了但“元鱼汤”就是上不来。看到这里，我心里也责怪这个服务员，一个老鳖汤怎么这么难上呢？搞的是什么名堂？

最后，镇长发怒了，叫来这个服务员，大呵斥起来。不料服务员突然跪了下来。这一跪真是石破天惊，而她的话，更是令人惊心动魄。她哭着说，镇长，不是没有元鱼汤，而是不想叫您吃，您请客花的是公款，这一

次老鳖汤是咱乡老百姓的多少斤粮食啊！

听了服务员的哭诉，镇长和客人都惊呆了，也都明白了、无言了。

小小说到此结束，戛然而止。

这结尾的一笔，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，真是重如千钧、如雷鸣、如闪电，直击人心。

我们不是常说吗，文学要有社会担当的责任，文人，要理解人民疾苦、为民请命。有了这样的情感，文章就是好文章，文人就是好文人，孙方友就是这样的文人。

从此，我记住了孙方友，只要一提到孙方友，我就想到了这篇小小说，想到了他那深深同情群众、为民请命的精神和品格。

方友，您安心地去吧，人如流星，文却永驻，您的文章永远在我心里！您的形象也永远在我心上！

哭方友兄

邓同学

师，有时喊他大哥。喊什么他都很高兴。后来，我几乎每年都见到他一至二次。每次见到他，告诉我，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看过，对我热情地鼓励。弹指间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保持着友谊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逢年过节我们互相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，心里很是温暖。

孙方友老师也是农家孩子出身，靠自己奋斗进了城，我把当成我的榜样。他说，他干的行当也多，种过庄稼、当过养路工、挖过河、喂过牲口、卖过豆腐，在公社和县宣传队演过样板戏，1972年还去过新疆、上深山伐木、去窑厂打土块……这些别人眼中的苦难经历，都被他当成人生的一种财富。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，写出

我喜爱孙方友老师的作品，把他的书放在床头，每天睡觉前读上1至2篇。有些是反复读，几乎能背诵下来。他说，要置情节于死地而后生。的确，我佩服他小说的跌宕起伏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我与他一河之隔，却分属二县。他对豫东的风土人情刻骨铭心，写的散文曲径通幽，既抒古朴情怀，又解人性深结。有一次，我特别注意到他小说中的码头瞧一瞧，领略颍河镇的风采。颍河镇还是那个颍河镇，码头还是那些码头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完全抹去它的影子。

听说他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，这些年我竟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每次见面也没有问过。7月20日上午，会议结束下楼吃饭时，路过他的房间。他让我先下楼，他要到房间里休息一会儿。没有想到，这就是我们的永别。他走了，我却不能去送他最后一程。我觉得，我真的对不起他。

孙方友老师，一路走好！

悼方友

张保安

陈风楚韵着先鞭，
乡土村贤总挂牵。
磨砺少年成大器，
耕耘岁月谱诗篇。

小说小小天下，
才俊多才气巍巍。
遽然西行回望泪，
行行点点颍河川。

文学创作要打破“自然秩序”重建“文学秩序”

——访周口籍作家、《十月》杂志社副主编赵兰振

记者 吴继峰

近乡情更怯。这是赵兰振接受家乡媒体采访时的心情。

赵兰振说，

回到老家，心里有点忐忑不安。他说，老家这片土地对我们有特殊意义。一个作家、一个艺术家，他的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是围绕故乡展开的。童年对于作家非常重要，你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，对你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出生的地方对人的影响，已经是一个思维定式，不单是我们作家，还有其他的人，你的童年在什么地方长大，你童年状态几乎决定了你一生的状态，这就是童年对我们一生的影响。

赵兰振说，另一个方面就是小说包括一些散文作品的现代性问题。真实是一部小说的灵魂，包括现代小说理论都在谈，西方作品为什么要用反映意识流的手法，就是社会对个人个性的挤压，迫使人们回到内心，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作家为了达到真实的状态，发现描写人的内心世界，可能更容易进入真实。同样水平的作家，你的作品是不是有价值、有品质，真实是一个检验的尺度而且是第一位的。我们现在的作品也有真实，但是我觉得